

華陽集

五

華陽集卷第二十

金壇後學于孔蕪校

進故事

一

前漢魏相傳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條漢興以來國家便宜行事及賢臣賈誼鼂錯董仲舒等所言奏請施行之

臣嘗觀孝宣承武帝以來奢侈軍旅弊壞之極勵精政事欲就中興之功故專任魏相協濟艱難當

是時紀綱法度之在天下者宜將一切更張以便
目前之急相乃不然獨奏請施行漢興以來故事
其言疑若迂濶不切於時然帝皆施行之卒能功
光祖宗何哉蓋漢自高祖勦業開基以至文景恭
儉而繼以賈誼鼂董之徒相與論議則當時所行
見於後世無非致治之明効爲子孫者要當謹守
勿失不幸遭武帝以雄才自恃變亂舊章又孝昭
在位不久而有昌邑之亂天下思祖宗之遺德而
欲一反前日之治是猶痿人之不忘起盲者之不
忘視此魏相之所以取二十三事區區爲上陳之

後世徒知孝宣之中興而不知其所行者皆祖宗故事也豈獨漢爲然哉唐史稱太宗之治制度紀綱之法後世有以憑藉扶持能永其天命故文宗讀太宗政要慨然慕之及卽位銳意於治卒致太和之政號爲清明然則祖宗故事無負於子孫明矣臣恭聞 神宗皇帝嘗問司馬光曰漢守蕭何之法久而不變可乎曰何獨漢也夫道萬世無弊夏商周之子孫苟能常守禹湯文武法何衰亂之有其後 神宗皇帝謂輔臣曰大凡前世法度有可行者宜謹守之不問利害如何一一變更豈近

理邪故臣以魏相所言而驗神宗皇帝聖訓則知祖宗故事不可輕廢也如此

二

唐書李絳傳憲宗嘗盛夏對延英帝汗浹衣絳欲趨出帝曰朕宮中所對惟宦官女子欲與卿講天下事乃其樂也

臣聞人君深居九重而欲周知天下之事則必延訪公卿不倦聽納此固甚盛德也然好逸惡勞者人之常情而况安於崇高富貴之資惑以左右近習之奉則清燕之暇能以講論爲樂者蓋亦鮮矣

至於祈寒盛暑猶不忘晝訪之勤則又鮮焉憲宗
承德順之後朝廷衰弱方鎮悍彊紀綱法度頽靡
欲盡使其徇常情之易隋苟朝夕以自逸則社稷
大計忽焉去矣今乃不然却宮掖之娛而留聽於
宰相忘汗浹之煩而引對於延英非夫慨然發憤
有志於興復者不能爾也觀元和之治能使疆藩
悍將皆欲悔過効順唐之威令幾於復振則知所
以致此者憂勤之効也其後文宗亦以恭儉儒雅
銳意於治每延英對宰臣率漏下十一刻而輟朝
放朝悉以雙日除吏召見必加訪問則其憂勤願

治視憲宗豈有愧哉然其仁而少斷終不能恢張
王室史氏所以譏之嗚呼文宗不如憲宗固已明
矣然憲宗晚節不兢信用非人則又去漢之光武
遠甚光武當祗陵夷奮然特起遂能撥亂反正及
隴蜀旣平海內嚮於無事宜宴安矣然且日昃視
朝引公卿講論至夜分乃寢故雖身濟大業兢兢
如不及是謂以此始之以此終之真萬世之明主
也書曰終始惟一時乃日新可不念哉

三

前漢薛宣傳谷永上疏曰帝王之德莫大於知人知

則百僚任職天工不曠

臣聞天下安危治亂繫乎君子小人之進退君子
進則治安小人進則危亂此理甚易明也然人君
昧知人則衆讒可以毀有德衆譽可以進無功黑
白顛倒於前而胷中不知所定如是則小人必得
志而君子去矣君子去則小人引類而進相爲朋
姦百僚孰肯任職天工安得不曠故曰帝王之德
莫大於知人也夫人君未嘗不欲知人而人知之
是非邪正亦不難知惟其好惡蔽之故聰明有所
不及耳是以古之聖人於用舍之際尤所致

御名昔

李德裕爲相入謝卽戒帝辨邪正專委任而後朝廷治其說以謂正人一心事君無待於助邪人必更爲黨以相蔽欺君人者以是辨之則無惑矣故臣嘗謂知人之道最人君之不可忽者以帝堯之聖而書猶謂知人則哲惟帝其難之則聰明不及堯者可不知戒乎漢武帝信任張湯而䟽汲黯蓋有所蔽也夫湯懷詐面欺爲小人明矣而汲黯犯顏直諫近古社稷之臣豈可與湯同日而語哉然湯每朝奏事語國家財日旰天子忘食丞相取克位至黯則以嚴見憚而終不用然則武帝可得爲

知人乎唐明皇之於張九齡李林甫亦猶是也林甫以武惠妃薦而德宰相九齡諤諤有大臣節兩人自不侔矣至帝欲相牛仙客九齡執不可而林甫以謂天子用人有何不可者由是帝疎薄九齡罷其政事且專任林甫而宰相仙客人謂安祿山反爲唐室治亂分時而崔羣謂罷九齡相李林甫治亂固已分矣嗚呼九齡文章風度見稱一時而林甫姦邪無學術仙客起於胥史則三人賢不肖明甚而明皇用捨如此惜哉以是見帝皇知人卓然不惑於群議不牽於好惡亦難矣故自古以來

得是道者未始不治而反此則亂亡隨之不可以不察也

四

唐書房玄齡傳太宗曰公爲僕射當助朕廣耳目訪賢材比聞閱牒訟日數百豈暇求人哉乃勅細務屬左右丞大事關僕射

臣嘗謂宰相於事無所不統而專以進用人材爲職蓋天下事非人材不能舉自朝廷以至郡國各有司存宰相惟當擇人而任之不然欲以區區一身親叢脞之務則本末顛倒一日萬幾將有不勝

應者尚安能運動樞極而代天理物乎房玄齡唐
之賢相然日閱牒訟數百勤則至矣而牒訟非宰
相事此太宗告之所以廣耳目訪賢才之說也且
人主之治天下譬如作室必得匠委之求材大木
細桷欂櫨闌無所不有室乃可成故宰相之求
材有如匠氏則多蓄而廣備一旦用之官足以効
其人之能人足以任其官之事衆治畢舉而宰相
之職固以綽綽然有餘裕矣又何必疲精勞神於
米鹽煩碎之間而後謂之賢乎是以文帝問陳平
以決獄錢穀之事皆置而不對而丙吉出逢道路

鬪爭死傷之民委而不問彼誠知宰相自有體非細務所能干也至於何武薛宣居位雖有可紀然而人皆號爲煩碎無大體故當時亦無薦賢拔士之名是所謂留意末務而不知本者矣大抵人君之職在論相而宰相之職在用人苟惟君相各盡其職故紛紛細務誠不足治昔明皇用姚崇爲相崇嘗於帝前次序郎吏帝左右顧不荅乃謂高力士曰我任崇以政大事吾當與決至用郎吏崇顧不能而重煩我邪崇由是進賢退不肖而天下治觀此然後知明皇委任責成之意初無愧於太宗

惜其晚節不兢信用非人遂有天寶之禍書曰

御名

厥終惟其始可不戒哉

益五

唐書許孟容傳孟容元和初再遷京兆尹神策軍自興元後日驕恣府縣不能制軍吏李昱貸富人錢八百萬三歲不肯歸孟容遣吏捕詰與之期使償曰不如期且死一軍盡驚訴於朝憲宗詔以昱付軍治之再遣使皆不聽奏曰不奉詔臣當誅然臣職司輦轂當爲陛下抑豪彊錢不盡輸昱不可得帝嘉其守正許之京師豪右大震

臣聞唐有天下二百年兵法無慮三變及其末也
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師謂之禁軍自興元後禁軍
始盛蓋德宗懲艾泚賊踵魚朝恩故事以左右神
策諸軍分委寶文場霍僊鳴等主之而朝廷威柄
始下遷於中人矣正元中御史崔遠以巡囚入右
神策中尉奏之德宗杖遠四十流崔州由是小人
得志乘時怙寵積而至元和之初根株盤結兇焰
益熾雖憲宗剛明果斷莫之誰何許弼容一京兆
尹乃敢捕其軍吏斷以必死憲宗欲赦之而終不
奉詔嗚呼若孟容可謂守正不阿者矣蓋以道變

法者君上也以死守法者有司也君上以法付之
有司要在必行故雖詔命亦有所不當受况可奪
於權勢乎其後柳公綽亦拜京兆尹方赴府有神
策校乘馬不避卽時榜死憲宗怒其專殺公綽曰
此非獨試臣乃輕陛下法帝曰旣死不以聞可乎
曰臣不當奏在市死職金吾在坊死職左右巡使
帝乃解臣旣讀許孟容傳乃參以柳公綽榜殺軍
校事然後知憲宗之初固已深得御下之術何以
言之當是時兵柄在人如倒持太阿小不得意禍
隨踵發故孟容捕軍吏則詔欲赦之公綽戮軍校

則怒其專殺而不以告蓋如是而後能安兩軍之情且使知夫有司之法不容於苟免也謂非得馭下之術能如是乎大抵人主威權所以能久固而不奪者以法在故也彼旣犯吾有司要當以人狗法不當以法狗人法行於下則主威彊於上矣蘇軾嘗謂姦臣之始以臺諫折之而有餘及其旣成以干戈取之而不足然則孟容公綽之舉過臺諫遠甚所以消沮姦萌而助朝廷之勢如何哉使憲宗末年能不變其初則中興之業孰得而少之